



喜请佛像

不知从何时起，我爱上了逛古玩、花鸟市场。出差、开会也莫不如此。别人去逛商场，我非得去逛一下这些地方才心安。虽然常常空手而归，但仍乐此不疲，兴趣不减。我就坚信一点，有水的荷塘总会有鱼。由着自己的兴趣逛，总会淘到自己喜爱的宝贝。

多年前的一个周末，我在南京古玩市场闲逛。在一家古玩店里看到一座铜像：这不是佛祖诞生像吗？遂问店主。店主说是一个童子像。心想，既然店主不懂，可能要价也不会很高。果然，在自己的心理价范围内把佛像请回了家。

这尊佛祖诞生像，又可简称为诞生像。因为是佛祖释迦牟尼诞生时的形象定格，故名。人们根据其造型，又称为指天划地诞生像。

相传释迦牟尼出生在古印度的一个小国(今属尼泊尔)。父亲是该国的国王，母亲是邻国的公主。当时，其母摩耶夫人按当地风俗回娘家分娩。途中觉得一阵疼痛，就用右手扶着一棵菩提树，于是太子从母亲的右肋诞生。释迦牟尼降生时即前行了七步，一手指天，一手指地说，“天上地下，惟我独尊。”

佛像为青铜质，包浆厚重，为明代中早期器物，且品相完好。整座佛像总高35cm，重6.2斤，共分三层。最上层是佛祖像，第二层是莲花座，第三层是须弥座。造像的孩童眉清目秀，脸庞圆润，眼鼻口刻画生动，双耳略显夸张，耳垂饱满，极具瑞相；造型写实，符合儿童身材比例，身穿肚兜，形体结实健康，稳站在盛开的莲花座上。从远处看去，显得高大、气派。佛祖左手指天，右手划地，神态喜悦。既有孩童的稚气，又显佛祖的庄严，生动地表现出佛祖释迦牟尼初临人世时的神奇。须弥座呈六角形，高13.5cm，采用浮雕与镂雕相结合的手法。六个座脚均雕作兽形，中间是四个大力士（一说是四天王），力扛莲花座。整个造像形制复杂而精致。

说来真巧，佛像请回家第二天即看到某电视台鉴宝栏目中相似的一尊，开相还不如我的这尊好。有位青铜器专家鉴定后说，指天划地诞生像看过不少，像这尊带须弥座的还是第一次见到。



夺人所爱记

王人梁

一日朋友小华来我家小坐，小华他善画能书，还刻得一手好印，对书画的鉴赏也很有心得。在他这一年龄段中，也不乏书画能手，但我对他是看好的，因为他淡泊名利，只自己喜欢的事，他为人热情，有气场，特别是那种宁伤身体不愿伤感情的酒胆，使人敬佩，但在此还是要和他说一句：身体是革命的本钱，无论如何都得有良好的身体。他喜欢和我谈谈对书画的见解，以及前辈们的书画与心态。

这天我与他谈起一前辈书法家潘学固先生，我觉得很遗憾，没有见过他本人，但见过一些他的书法，极为静雅，满纸的文人气逸，很

是难得，是近代书法之高手，我听张大根老师谈起过他的事，更让我敬佩。在上世纪六十年代，他无纸无墨，但有人求他的书法，他竟能仅用在沙发里拉出的一点棉絮写就，即便如此写出的书法照样有笔墨在其中。大根老师还跟我说过，潘学固先生对飞白更有研究，当时有日本书法家来上海进行书法交流，日本人自鸣得意，认为真正的书法在日本，说中国人对飞白之美应已无人能懂无人理解。当时潘学固先生在场，笑对日本书法家说，真正不理解什么才是飞白的恐怕是你们，你们日本人说的飞白就是我们城隍庙街上写

“梅兰芳”烟标

刘善文



在我居住的小区门口有一个旧书摊。摊主是河南人。因笔者平时喜爱淘旧书，闲着无事常去旧书摊寻“宝”，时间一久和摊主混得挺熟了。

上个月的一个周末，我路过旧书摊时，摊主热情地招手叫住我：“昨天我收到一些‘文革’旧书刊，要不要看看？”我一听立即

来了劲，赶紧上前拿过这些旧书刊从头到尾翻阅起来。然而，这些所谓的“文革”物品都是一些“文革”后期发行的《人民画报》杂志，品相颇差，收藏价值不高。正在失望之际，其中一本杂志里夹着的一张泛黄的纸引起了我的注意。仔细一看，是一张民国时期出品的“梅兰芳”烟标（见

“遗珠草野”磁州窑

刘英杰

草野之间，代有遗才。磁州窑系虽不能与五大官窑齐名，在“江湖”中的地位却不可小觑。概因没有“官家身份”，民间窑瓷若想在瓷林中扬名立万，必须有过硬的釉色和造型。因磁州窑所有产品都直面市井大众，物美价廉的要求使磁州窑系在粗瓷黏土原料上有“化腐朽为神奇”的内功，众多品类风格清新，不受任何束缚，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。磁州窑系最擅长的“独门绝技”为釉下彩绘，又以釉下彩绘划花最为精绝，其纹饰潇洒自如，真切生动，浑然天成。磁州窑系卓然生存于民间，河北彭城、磁县两地为该窑系“宗主”，窑址遍布于河北、河南、山西等地。其粗犷豪放的风格，简洁明快的线条风骚一时，又因造型立足于生活实用，大方朴素，坚固耐用，主要窑址千年窑火升腾而不灭，文史记载中“南有景德，北有彭城”之誉。

作为我国古代北方最大的民窑体系，磁州窑以生产白釉黑彩瓷器著称，开创了我国瓷器绘画装饰的新途径，也为宋以后景德镇青花及彩绘瓷器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。历史上有关宋代磁州窑瓷器的文献记载，宋代尚未见到，主要出现在明清两朝。

文献记载上的缺失是磁州窑“遗珠草野之间”的一个侧证，磁州窑的发展最早是在两晋南北朝时期，这个时期的彭城、临水地处中原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，成为京师郾城西郊的名胜之地。陶冶技术也趋于成熟，已经烧制出了青瓷和化妆白瓷，完

成了由陶向瓷的飞跃，这一点可以说明磁州窑虽为民窑，却也身世不凡。到了宋代，磁州窑开始步入兴盛时期，渐成一方“缙绅”，无论在造型或装饰上都着眼于实用、美观和经济。宋代的磁州窑汲取题材广泛，形成多样，寓意丰富。并将陶瓷技艺和艺术糅融在一起，将陶瓷器物提到了一个崭新的艺术境界，开创了陶瓷艺术的新纪元。单从装饰技法来讲，磁州窑突破了当时流行的五大官窑的单色釉局限，运用了数十种丰富多彩的装饰技法，开启了我国瓷器彩绘装饰的先河。元代彭城地区的磁州窑又掀起了一个制瓷高潮，除继承宋金时期传统品种外，又扩大了生产规模，大型器物的生产也增多。产品趋向厚重，器型硕大、圆浑。明清彭城磁州窑可以说历经辛苦，终成正果，朝廷在彭城设置了官窑，于磁州南关设立了存放官家酒坛的仓库——“官坛厂”，以备顺滦阳河舟运入京。彭城作为磁州窑的中心，成为名副其实的北方瓷都。

可惜好景不长，清末由于“洋瓷”的大批调入，致使磁州窑生产下降，品种锐减，传统的艺术风格渐趋没落，磁州窑也走完了其历史进程。相对于宋代五大官窑，磁州窑瓷器因为大多是为百姓日常生活而作的器皿，肯定产量很大，且流传到今天的数量也要多得多。但要发现一件品相很好、器形完整且不脱釉的宋金



磁州窑瓷器也不易。

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磁州窑并非只生产白地划花窑品，还有众多的釉色及造型，不能忽视或混作它窑。笔者曾见过一只孔雀绿釉香炉，即为磁州窑产品，釉色神秘而又高贵。香炉在烧造的过程中经历了低温炉的烘烤，水汽蒸热，红色铜慢慢的变得耀眼，白色釉底衬在蓝色之下，似华贵的绸裙。火熄了，温度慢慢降下来，噼噼啪啪，釉层如冰片般轻微开裂，开片细碎。从出炉的那刻开始，她华丽上演自己的美。

这只造型优雅香炉器型较小，高仅8.1cm，口径7.3cm，可捧在手心。釉面有不均匀的气泡，在灯光下闪如晨星，釉面光泽荧荧，有玻璃的莹透光洁，还有一层厚重感包裹在里面。香炉腹部、开片纹接处有点点蓝斑，腹部、底部、内表层有点大片蓝色，同属冷色调的蓝绿交会，使人联想到孔雀王国河畔的少女，鲜艳妩媚，而又高雅纯洁。看着这个小小的香炉，思绪一瞬便到了千年前，无论时间过去多久，她从不属于谁，她有着自己的美丽，高傲，神秘，而又孤寂，一个唯美的流浪者，一颗遗落在草野之间的明珠。



本次朵云轩印章、印谱专场献拍的民国宣和印社辑王福庵《麋研斋印存·续集》甚为特别。据日本藏家告知，该谱二十多年前以三万元兑换券得自朵云轩外宾门市部，此价颇昂，当时可买一部顶级的《丁丑劫余印存》印谱。此次荣归故里上拍朵云轩，真可谓锦上添花。此谱共五函二十八册，洋洋大观，朱钤墨拓，原函原装，品相完好，堪称市场稀见的善本印谱，珍罕无比。

《麋研斋印存》四函二十册，以“元、亨、利、贞”四字，依次编部，开本为高二十六厘米，十五点五厘米，棉连纸线装，扉页为赵叔孺题隶书“麋研斋印存”，后有王福庵自序。书口有“麋研斋印存”字样，下署“宣和印社辑”，栏框墨刷，每页钤拓一印，每面边款占一页，共收印445方，成书于1936年。“元部”五册为王福庵辛亥后收藏之明清及近代名家作品，收有顾颉、许容、文士英、陈曼生、赵次闲、钱松、徐三庚、胡菊邻、吴昌硕、徐星州、钟以敬、吴石潜、叶舟、童大年、赵叔孺、唐醉石等三十余家102方作品。“亨部”五册收印101方，其中主要是钟以敬为王福庵所刻82方（四册），其余乃胡菊邻、吴石潜、叶舟、唐醉石、河井荃庐、桑名铁城给王福庵所刻印作。“利部”第一册乃唐醉石为王福庵所刻20方，第二、三册为赵叔孺、高野候、丁辅之、马衡、吴藏堪、楼辛壶、寿石工、冯康侯、叶露园、方介堪、陈巨来等给王福庵所刻之印，后二册为王福庵所刻年号、纪年印，记112方。“贞部”五册存印130方，全部是王福庵所刻自用印，内容包括姓名、斋馆、闲章。《麋研斋印存续集》一函八册，开本同前，由高野候署扉，收入王福庵所刻闲章共152方。

王福庵（1880—1960，名褧，字维季，号福庵，别署印佣，晚号持默老人，斋名麋砚斋，浙江杭州人）乃新浙派的领军人物，在民国印坛与吴昌硕、赵叔孺三足鼎立。王福庵出生于书香门第，父亲王同伯（1839—1903，号肖兰，晚号吕庐老人），乃清代光绪进士，写得一手好字，深得曹全碑三昧，又精金石碑版。福庵先生幼承家学，工书法，擅篆刻，精鉴定，富收藏。1904年与丁辅之、吴石潜、叶品三在杭州创立西泠印社。1907年曾将度藏之明清前贤佳作辑得《福庵藏印》十六册。1930年辞去印铸局工作，定居沪上后，挂润自给，当时南北求印者甚众，应接不暇。1934年西泠印社潜泉印泥发行所出版的《现代篆刻》第三集《王福庵印存》，即是福老寓沪粥艺时的佳作。曾听西泠前贤叶老亲告，1936年，由宣和印社方节庵所辑并亲自精心钤拓之《麋研斋印存》，应市没多久便告售罄，当时印人一部难求，可见此谱的珍贵。

王福庵《麋研斋印存·续集》鉴赏

袁慧敏